

簡松草堂文集

簡松草堂文集卷七

錢唐張雲璈仲雅

褚集齋南湖秋思圖記

集齋主人西浙名家南湖詞客橐筆芙蓉之幕羈身蘭芷之鄉翹首江關縈情天末爰畫南湖秋思圖以寄意曰南湖憶所居也曰秋思記其時也煙雨樓翼然起於浩渺之中憑闌四顧此正思之所集也雖然思豈一端而已哉當夫柳色供詩鴛聲送酒暖日簾櫳和風戶牖畫船之錦纜常牽油壁之香輪時走則有玉顏旣媼銀箏未收歌聲入夜

燈影橫流攀桃李兮將別贈靡蕪兮善愁日斷心
駭視此冶遊其亦油然以喜愀然而憂也乎若乃
銅鉢聯吟金觴高譙雌蜺不平雄風自便禰正平
鸚鵡之章曹子建箜篌之薦其時微波不興長煙
如匝風笛乍飄漁榔互答九天之珠玉遄飛萬里
之瀟湘迴合當此之時不禁俯仰興懷而幽思重
沓者矣至於登高望遠傷如之何征帆初挂春草
春波江花未落潘鬢將皤悲莫悲兮遠道送復送
兮長歌莫不淚凝玉筯路隔銀河而況囉噴一聲
吳孃絕唱離樹乍遮情淵白漾握手心醉牽衣魂

蕩問歸期於何時冀別來之無恙坐畫檻而長望
每嗒焉其若喪凡此者皆思之所有也而主人又
攀漢南之樹食湘波之魚同心間阻異地欲獻賓
筵醴設旅館牕虛能不望故鄉而延佇抱舊恨以
踟躇然而鄙人輒有進者君不聞夫東坡之賦亦
壁乎清風有聲明月有色取之無窮攬之卽得况
乎江山萬重煙霞四塞漢水之上大別之側沙禽
屢飛風帆如織誠造物之無盡藏也而何不可攄
千秋之曾臆又奚感於涼秋永繫思於鄉國主人
曰然子其爲我記之遂書之於圖窮處

榕陰聽鶴圖記

嘉慶甲子春梁君接山以名孝廉出令粵之博羅博羅俗號難治君下車首繩其頑梗不法者境內肅然期年俗爲之變君雖生於貴介而賦性瀟灑先是治博羅者坐堂皇晝夜不得休君理繁以約政無不舉有願山陰之風公暇不廢吟詠嘗集王谿生句爲詩神妙天成其風致可想矣聽事堂有大榕茂蔭彌其庭東偏一株尤奇古根窳律如堵牆高可隱人上巢鶴數千鶴有素有蒼又一種首戴冠毛羽襍褊土人謂之簑衣鶴尤異種也每凌

虛而翔聲入霄漢或當君視事時問答方喧忽清
唳發於空際東西引吭羣相倡和風籟又從而雜
之與人聲相亂堂上堂下語不能續久之漸寂始
可復聽吏人方厭苦之而君與物無猜會心不遠
爲之神往爰繪榕陰聽鶴圖屬予記其事昔東坡
記雲龍山人之放鶴也以爲隱居之樂雖南面無
與易是鶴之爲物大都皆山林肥遯之所喜而君
方膺赤緊夙夜在公顧所好如是毋乃相刺謬乎
不知瀟灑之性適與鶴俱有不禁怡然自得者且
夫潔志內迴皓質外宣徘徊青林俯仰丹泉是其

清也鷹鷂莫伍虵虺是屏風晨翻張露秋韻警是其嚴也其清且嚴卽以方君之爲治誰曰不宜今君行擢郡伯五馬入觀而琴與鶴固太守所樂也又豈山林隱逸之流所可同日語哉或云前此鶴未甚至君來始大集以是爲君祥比於裴鑑之白雀亦理當有之然非君作圖之本志也

兩淮鹽法志自記

兩淮鹽志自乾隆十三年纂修後歷五十餘載未經重訂嘉慶七年壬戌鹺使佶公山奏請重修於是四方之士爭思重聘以從事竿牘日至鹺使厭之謀於都轉曾公煥於鹽屬試用班中有科目者奏派之令自備資斧分司纂校謄錄諸事事竣則敘其功遂命運判二大使等十其實有科目者止三四人又以轉運課程成本經費各色目官所不諳盡屬之商遂設官商兩局官局則出自己貲又不能自爲而倩人爲之束脩之羊往往不繼商局

多高視闊步之流所奉既厚相與選舞按歌大酒肥魚日事徵逐官局豔商局之奢侈益自菲薄不以公事爲意自好者或辭去畱者惟棋酒清言恒十餘日一至故局中虛無人焉局之初開也運判單君當總纂之任求捉刀者難其人是歲除夕子適自楚歸單君聞之排闥入誣諉其事辭之不可各纂修所呈書月不及數則子爲之竄易幾無剩字總纂寫清本呈之都轉而已上下泄泄於是歷癸亥甲子迄無成功商局書更不復得見不得已奏展其期初都轉知子代總纂事然絕不見問至

是始言之予曰公今日始問此乎正孟子所云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因舉二年中各纂情形備陳之且問公見歷次所呈之書清本乎抑改本乎都轉曰未見改本也予曰無怪乎公之不知也請檄總纂盡呈兩年中吾所改之本閱之自詳都轉果索改本大怒曰吾不意若曹之貽誤若此尙可與爲乎言於懺使盡撤諸纂校惟畱單君渠宓君惟欽二運判司局事別延王博士芑孫與子同修更不復使他人參其間並移商局而歸併焉然全書浩博雖展期一年除謄校槧刻去

其半以兩年未修之書而責成於數月可謂能事而受促迫矣予隨挈兒子裴入局晝夜握管雖盛暑不少息博士不耐劇參其成而已予又謂都轉曰是書案牘爲多向檢一文卷則請一卷輾轉常至數日今請盡貯局中令吏輪掌之欲檢視雖丙夜可一索卽至庶事速成都轉然之於是事如轉環不半年而書成曰源流曰議曰圖說爲綱者九爲目者五十九爲表者六爲卷五十有六而以

詔制

恩幸居卷首焉事增於前文減於昔方

之舊志訂譌補闕自謂略備九月呈之都轉都轉

大喜呈嵯使嵯使亦喜無何有媒孽其短者謂舊志不應擅改謂鹽法源流太迂謂鹽議錄要無關本書又不識所爲各表斥爲無此體格竝增所斷不必增刪所萬不可刪者求疵索瘢膝其口說嵯使惑之任其簸弄以都轉之才華不從而爲謀而反聽無稽之言此輩遂挾其勢以爲鳴張檄下全書妄加彈射令復爲詮次都轉駭且悲不入謁者七日文書日至博士潛歸吳中司局者向予曉嘆子曰吾承都轉命書有當改宜都轉言之嵯使非所令也時已臘月中旬方相持間至下旬嵯使忽

內召事遽寢明年春新使額公勒布來見借使所
塗本爲之絕倒趣令速繕本進呈得 旨報可

各官雖以逾限不獲議敘然居然列銜簡端而予
與博士無名焉因識此事之顛末如此亦見人事
之錯選宵小之譁張隨地皆然爲可嘅也丙寅五
月記

記蘇瑤青

康熙間稽留山先生佐閩督范忠貞公幕與忠貞同殉耿逆之難此人人所知者惟先生有侍姬蘇氏瑤青常熟人年十七自經於先生前埋囚所冬青樹下此則無人知之予外舅相國文恭公爲先生之孫子在甥館每聞文恭公談閩事甚悉從未及瑤青近偶閱彭中丞無山古愚心言中載其事始知當日失傳予得之大喜今年過梁溪與稽氏諸昆言之勸於先生祠中側立一木主大書留山公殉節侍姬蘇氏之位十一字旁注蘇氏名瑤青

常熟人遇閩難自經於公前年十七十九字庶此
後不再湮沒云乃諸昆間之皆不以爲意其子弟
中且有從而尼之者予遂不復言夫先世有偉人
奇節實後人之光不得其實方且訪求蒐輯之恐
後急爲表章垂諸不朽以慰前人之心而且所謂
表章者不過一舉手勞並無傷財勤衆與忌諱難
言之隱何所憚而不爲乃知其事而整置焉誠不
識其不以爲意及從而尼之者究何理也而後恍
然世之偉人奇節傳聞所絕者已復不少幸有可
傳之機而又湮沒於不以爲意及從而尼之之人

於是乎得傳者蓋十不一二矣其家尙爾又何問乎彭中丞名鵬闖之侯官人時方登賢書避耿僞命終日引錐刺齒託爲咯血以免齒因此盡脫與先生同時同地故其言可徵然瑤青一烈女子死無人知賴中丞之文以傳而人終不知又幸予讀中丞之文知其事而仍不能使人盡知之豈顯晦有數尙有待於後人耶故爲記其顛末或嵇氏後人有重其事而從予前議者則瑤青之終幸也夫
嘉慶丙寅臘日記

附錄
與嵇蓮叔書

昨蘇瑤青之事知閣下以芻蕘一言之微居然爲立主入祠足見重節義而述前型比前次所謂從旁尼之者其識見何啻霄壤方欣幸間從吾女信中見酉峯所作蘇氏不應立主入祠駁議一紙洋洋千餘言可謂辨矣然此或出之旁人疑信相參去其疑而存其信加以辨駁則可出於子孫之口未免立言失體家有此等事雖得自傳聞尙宜博訪以張其美況有明文可證反不信而遽以爲必無其事亦理之大不可解者也僕二十年前無意中得讀彭中丞此條大

喜在僕亦何喜之有不過見節義之事人心同
然且爲君家家乘網羅遺文軼事亦成黨所應
爲乃駁議中日之爲好事夫不好忠孝節義事
而顧好他事乎當時畱山公殉難時文敏公尙
幼倉卒中他人豈能盡知歲月久遠更乏流傳
是以蘇氏事竟無所聞彭中丞以閩人記閩事
又正當其時故記之確亦非爲蘇氏而發因記
范忠貞公事而順及之卽此愈覺其可信也文
敏公蒐羅遺蹟時蓋不知彭中丞此書若見之
豈肯置若罔聞乎至謂軍務倥偬之際不當選

置姬侍畱山公少年豪邁不拘拘小節有之何足爲怪唐許遠在軍中殺所愛以餉士以此言之許遠亦不當置妾也又謂當稱烈女不當稱侍姬此言更非果非殉節何以稱烈旣經稱烈非侍姬誰屬且女者未嫁之稱但稱烈女則女者何家之女烈者又爲誰而烈乎且旣以其人爲不知有無而又云祇可立木主入家祠畢竟以爲有耶爲無耶家祠與官祠無大分別若以殉節言自宜入官祠爲正官祠爲專祠蘇氏旣從死安得不入專祠若無殉節一層蘇氏本無

所出雖家祠亦不當入也至云有許姓友人謂蘇瑤青必本爲耿逆侍姬密行赴獄以行美人計畱山公曉以大義一夕自經而死無稽之言令人駭絕以節義之女名人之妾躀之爲逆臣侍姬已屬荒謬且以畱山公而肯受逆臣女子之贈更爲亂道以不信一蘇氏而并欲誣其祖斯言豈忍出之口耶許友不足責而駁議以爲然直令人掩耳而走矣此事本無大關係不過以十七之女而能出此爲之起敬且爲君家美事故諄諄言之乃從前既有萼峯之阻今又有

酉峯之駁瑤青何不幸而遭此阨塞也總之主
之立與否祠之入與否於蘇氏亦無所裒貶留
山公更無所重輕在後人自不當愬焉置之幸
閣下有此一舉然族中如酉峯者未必無人恐
此後終歸湮沒耳聞有議及請旌者此又太
過況亦萬不能行但得如今日位置不爲無識
者所撓長侍祠中已屬至當不易而瑤青之靈
已大慰矣

作記後垂廿年道光四年甲申冬蓮叔來武
林見前記又讀彭中丞文慨然欲舉其事情

年春祭奉主入祠其夏忽有酉峯之駁因書
與蓮叔論之而附於記後乙酉七月

重修安福縣署碑記

雲璈領鄉薦三十餘年再謁選人而後得宰澧之
安福邑本明初千戶所我朝雍正八年以土司
嚮化改衛所置縣割九谿衛里六永定衛里五益
以澧州進樂里之借互者合建縣於裴家河仍所
之舊名曰安福屬澧州其先蓋慈姑地漢之充縣
也十二年知縣事資陽徐公騰芳始建廨宇規制
草創丹堊不施當日締造之艱如此厥後雖續有
葺治而朽蝨隨之子始至見內外屋宇頽壞視事
之堂則四十餘年未有興工者故傾欹尤甚左右

斜木旁午楹柱屋瓦滲漏草生於簷及尺雨則吏
民相與起伏於泥淖之中聽事之際怒焉難安慮
無以肅觀瞻而施政令也如是者又二年堂日益
危每大風岌岌欲動煤炆散落如雨懼將壓焉不
得已請於大府假三年廉俸之半修之經始於嘉
慶十四年十月三閱月而竣工撓腐者易之漫漶
者新之斷者續仆者起而視事之堂則盡撤而重
建焉爲費凡九百九十八緡有奇功旣蒞置酒召
客以落之有笑於列者曰公胡然此傳舍也黃岡
竹樓不謀十稔而公乃爲此百年之舉公貧士又

爲吏廉得毋憊甚子應之曰子不聞叔孫昭子雖
一日必葺其牆屋乎子旣儼然臨是邦而無所整
飭其何以免咎戾前之人旣視爲傳舍後之人復
從而傳舍之所以任傾圮而不之惜皆自傳舍一
言流之弊也且以傳舍論天地間又何莫非傳舍
人生不必皆上壽而世之美宮室飾臺榭者窮極
工巧不特不自知其傳舍并不知其以傳舍遺之
子孫子固家無一椽而於此斤斤者 朝廷法令
之所繫不敢恣然置也客無以應遂書之以爲記
以告後之踵而行者嘉慶十五年歲在庚午正月

廿又一日

竹合記

竹合之記非記竹合也記竹合之所自來以悼吾
亡友鮑君若洲也若洲授餐於外舅嵇文恭公家
予在甥館相得甚懽時共唱和若洲長子倍遂爲
忘年之交予所交梁溪名士俞是齋琨

海鹽人流寓無錫

吳一峯峻顧諤齋斗光暨若洲而四丁亥三月予
往送嵇文恭公還朝經旬小佳時相過從一日
晡食後是齋來頃之若洲來時旣望月色皎然三
人者相與自虹橋步入竹素園久廢臺榭傾頽
惟餘垂柳一株大合抱亦朽其半水風蕭瑟不勝

桓司馬之感遂至七尺埭過若洲讀畫山房棐几
橫陳丹鉛狼藉茶香燈影之下縱言汎論至漏下
數十刻若洲於案上竹合內取雞骨香以蒸於鑪
予願合以老竹根爲之大如杯款其雕鏤之工若
洲卽舉以贈予常時摹拭光可以鑑卽今物尙完
好如舊而故人宿草久荒生芻誰奠後聞其讀畫
山房亦淪爲茶肆名士風流一朝頓絕良可深喟
迴憶昔遊蓋忽忽四十餘年矣雖然人生世上如
竹合如若洲如吾三人當日之遊物是人非不知
凡幾何可悉數豈必以區區小物之存爲足幸也

哉若洲名汀工詩善畫終於諸生嘉慶庚午冬日

宋玉墓記事

澧州長樂鄉相傳浴畬二溪之間有宋玉墓今屬安福縣境其說不知昉於何時乾隆初修澧志者卽采以入陵墓然按志稱墓在縣東二十里浴溪南岸又云在畬溪岸或呼宋王墳其辨譌條又云在湖北之宜城是作志者實難確指其地但臚數說以待考耳其地多吉明高田產嘉慶癸亥居民趙國梁王天配與吉氏有違言因指吉氏一草山謂卽宋玉墓訟其毀墓盜葬於是邑紳士胡悅黃瑄蔣世麟諸人相與附和訟連年不解丁卯冬子

莅茲土明年蔣世麟沈相悅楊廷杰楊先春聯十
餘人復牽合州之紳士陳馨孫林儒謝鴻音輩從
而張大之舉草山下屋宇田畝皆謂侵佔墓址世
麟復倡爲辨譌連珠之文投牒於州刺史欲盡規
其業以充墓地刺史檄予往勘世麟等不至所謂
墓實巋然一小山也拓其山東至地二十九弓有
奇西至地二十五弓有奇南北至地各一十五弓
周山之足一百二十八弓全不類墓形且山頂一
凹世麟等初控謂明季流賊所開繼又控謂吉氏
所闢前後自相矛盾諸人以予之不爲直也益肆

其譌言疊控於觀察使及督學使者必欲平其田
滌其屋假風雅以爲恫喝謂非覬覦吉氏之所有
其誰信之予從容申辨大略謂紳士此舉本爲先
賢存遺址非爲先賢爭產業也爲先賢防後來之
湮沒不必爲先賢問以前之成毀也卽欲傳會其
事亦止可就所指吉氏小山爲墓地以存流傳故
蹟而山之外豈容波及若如所控是於二千年後
疑似影響之談媮既往之朽骨而使現在窮黎喪
其恒產豈政體乎大府違之事乃寢宋玉墓之在
安福固屬無稽卽宜城亦無可據按太平寰宇記

百四十二宋玉冢在唐州北陽縣蓋今河南南陽府唐縣也在漢爲北陽隋置淮安郡唐初置顯州後改唐州五代晉改泌州明爲唐縣考左氏宣五年戰於邲傳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杜注唐屬楚之小國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邲以顧氏春秋大事表校之唐在今湖北隨州西北八十五里今隨州與河南南陽府接界唐縣去今隨州百餘里則唐縣之爲唐可以確據春秋時楚地直至河南不羹方城葉邑諸地在今襄城上下唐蓋楚之內地故春秋時屬於楚定三年唐侯朝楚

楚子常求其肅爽馬唐侯怨楚四年請吳伐楚戰於柏舉楚大敗五年楚復國秋七月子蒲子期滅唐唐既滅於楚則屬楚可知楚滅唐在春秋之際宋玉在戰國之時宋玉生於楚死而葬此理所宜有其地與澧隨軍祥相連去郢都二百餘里寰宇記之言自可徵信若澧固楚荒遠之區也屈原流放悲憂行吟澤畔所謂遺佩澧浦者而謂宋玉生爲侍從並無流離轉徙之故遠葬是鄉豈理也哉斷斯獄者不明宋玉墓之真僞而調停遷就不敢自外於風雅之名故一誤於遷吉氏之柩再誤於

自林正金三金
罰吉氏之金

皆前令所斷

而吉氏於是乎重困矣

按澧志又云浴溪南岸有墓碑援引舊志昔人志岳志而又自注一云在畚溪岸仍屬傳聞異辭之說並非目驗也又引唐李羣玉詩云雨蝕玉文旁沒點至今錯認宋王墳諸訟者據此遂繪墓圖且變其爲楚宋大夫諱玉墓咸謂此碑爲吉氏所匿如以此卽文山所見之碑耶則旣明云楚宋大夫卽不應錯認宋王矣如謂後人所立則仍歸無據卽所謂雨蝕玉文之詩亦未知所詠何地之宋玉墳文山雖澧人不必詩皆

澧作也且遍檢文山集並無此二句總緣修志者無識隨筆闖入遂爲訟者口實所藉一言以爲不知貽禍後人可不慎歟又識

此記加印附入卷中以杜

後來之復訟

朱氏重建渚頭橋碑記

湘潭治西南百餘里而遙有昌山起於莽蒼之中橫山歇馬小山左右翼而行如虎牙如鱗之而如鑲如衛有水亘其中流十餘里抵石鼓山陽迴而陰抱蓋十四都上游一門戶也有橋跨之曰渚頭橋載在邑乘朱氏世居其間先是朱之始祖名通者家於陶桓公山前之唐興灣著名理學爲真西山先生所賞其子大文遷居於此號渚頭居士因地有小渚居在渚之側而橋在渚之前故以自號并以名其橋焉其後渚淪於田中而橋亦久圯朱

之裔孫檢討聲濬等見利涉之無依復念先世流風餘韻且就湮沒名存而實去怒焉傷之於是鳩工庀材卽其地重建而仍其舊名不敢忘祖也經始於某年月迄工於某年月閱月而成遯朱氏之居渚頭也以橋自號猶之唐許渾居丁卯橋而以名其集人亦呼之爲許丁卯地因人顯人亦以地傳然而丁卯之橋非所荆也非所荆則橋之或修或圯不妨聽之朱氏以先世之故不敢視爲他人事故汲汲於此今夫十一月徒枉成十二月輿梁成官政也而下勞之鄉里之間有所遺作亦多

釀錢爲功造浮圖以合尖成狐裘於集腋然而吝
嗇之子往往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不肯慷慨以
助公家之急者比比然也朱君等初不計橋之未
易獨任毅然起而成之而不以煩鄉里勇矣哉此
眞能見義者也子苾潭五年於茲矣習知朱氏之
列縉紳者簪紱於 朝登膠庠者弦誦於戶力穡
服賈皆能聰聽祖考之繇訓所謂士食舊德農服
先疇者於斯舉而益信也 一役也於 朝廷爲
義民於鄉黨爲善士於朱氏爲孝子順孫使一邑
之人咸知此義又何患箕裘之墜與有廢之莫舉

簡松草堂文集

卷七

三

也哉守土之官聞而樂道之遂書以爲記

湘潭唐氏八修開利寺碑記

湘潭唐氏居邑十六都之淦田劉宋時其遠祖有名佑者官銀青光祿大夫賜祭葬於此子孫遂世居之距墓不數里有開利寺不知泐建所始據唐鶴彩詩序稱譜載唐仁卿建貞觀十五年重修仁卿似是唐以前人據邑令章頊碑稱貞觀時邑人唐姓所造而不舉其名現今唐氏後裔又以爲建自梁天監大都相傳爲說實不能定爲何年何人總之寺爲唐氏世世所維持故歷久修葺至於今而弗替也寺凡修者七茲又漸圯嘉慶壬戌住持

僧玉湘不守梵教售寺產略盡唐君文學芳樹偕房長裕章鳴於官逐玉湘而別擇僧宏達主之然湘多逋負索者絡繹於寺宏達苦之避居它寺而開利之類敗益甚芳樹與裕章謀曰此次若修費較鉅宿逋弗償必無爲我應乃與裕章力任之共出數百金盡埽積欠丙子始立簿勸捐呈縣而加之印族衆知二人能相與有成也咸踴躍從事捐既具遂撤而新之仆者起朽者易漫漶者加采飾焉閱十有六月而迄工規制無改宏徹有加舊棟鐫題崇禎二年七次重修至是爲八修已二百年

矣今夫祖宗有堂構而後人視之或不甚惜不數傳而委之他人不復過而問者比比然也矧佛寺一時之功德世遠年湮缺而弗修亦無所爲急乃唐氏不忍先世締造之功將就淪沒越一千三百餘年以唐姓之已資修唐姓之所勗不一求助於他族俾古來名刹煥然一新此不惟其力惟其心也其心初非佞佛爲祖德也此仁人孝子之用心豈尋常喜捨樂助者所可同日語哉寺奉千手千眼觀音像舊說像高九丈今寺僧以繩度之實高五丈二尺蓋古尺小於今也正殿圓通閣高六丈

四尺傳是公輸子造章碑所云隨風搖動如舞今匠氏循其制修之不差累黍亦一異也佛身中空黃巢之難族衆三十餘人避兵其中舊傳有以茶從佛目滴下賊驚謂佛泣遂解去予詢之芳樹云像高手不及目此臆說也或人氣薰蒸使然耳又舊稱閣欹斜欲傾一夕大風震霆詰朝卓立如故此皆神奇其說不足爲茲寺重是役也費朱提四千餘總其成者芳樹督修者裕章分司其事者某某匠氏張觀賢王清暉例得牽連以書

皆不忍堂記

湘江發源於零陵始安之海陽山由衡山入湘潭界東北匯醴陵淥口又西北則蒸水由湘河口涓水由易俗河入焉歷縣城又東北至興馬河入善化界凡經行三百餘里當其澗澗激激一碧萬頃風帆上下如在畫圖固可狎而玩也及凍雨暴注衝水諸山挾衆流建瓴而下奔騰浩瀚一瀉千里城門之外兩涘不辨牛馬往往衝廬舍損人畜兼以灘石迅激漂沒舟楫所在有之具惻隱之心者睥睨之而無如何邑之士唐君芳樹李君榮杜君

國榮等深憫焉於是經營圖度數年而後規模有成於邑之對岸爲義山日取浮屍而瘞之歲不可勝計別爲義山者九殮有椁葬有地日稽月考奪江魚之腹而安之窀穸一切無告之骸悉免暴露計銀之入若干田之入若干園廛之入又若干遠近聞風樂助殆無虛歲諸君會計摒擋盡心力而爲之科條井然大君子用心誠仁至而義盡矣復購宅一區於觀湘門右爲議事之所顏其堂曰皆不忍所謂以其心行其政人皆有是心也人皆有是心而不能行猶之無是心也諸君能行其心直

舉人人之心以爲心故其所係者甚大而其行可
久雖然此非一朝夕事也亦非一手足烈也今夫
人易於謀始而難與圖終吾所爲諸君慮者數十
年而後司其事不能不屢易其人其侵漁乾沒者
無論已或不善經理視前人之苦心不甚愛惜舍
舊貫而不仍卽鮮能歷久而無弊是不惟負諸君
之心亦且負衆人之心良可懼也誠使後來者一
守今時之矩矱無廢墜而有恢張雖百世行之可
矣吾更爲諸君幸且爲後來者勗也嘉慶癸酉嘉

平二十四日

湘潭水利記

潭之地本澤國水利甚溥其水之大者湘江涓漣
及靳江河湘自石洲下匯樊田馬公堰朱亭淦田
諸水又東北匯醴陵淥口及白石灣諸港襟涓帶
漣盤渦如雪清湍直下當面諸山逆之而折陶公
山又從西截之抱城而下昭山東峙力障北流至
興馬洲入善化界紆迴渟蓄凡三百里洲渚物產
近於涯涘者皆藉其自然之潤沿江兩岸地勢稍
高多掘地置水車累十餘級以達於田灌溉所資
未可以數計也春夏橫漲低田不無淹損被水一

日卽退者猶可穫過三日則萎爲腐草此隄防之
無可施者往往不能有利而無害涓水由衡山白
杲市入縣西界歷十四五都東至易俗河入湘凡
二百里民間築壩束水截竹爲筒栽木爲幅旁貼
以席製如車輪置架急流中水勢激宕旋轉如飛
謂之筒車入筒以灌田晝夜不停人不勞而其蔭
甚廣漣水由湘鄉入縣西北匯石潭雲湖諸水歷
姜畬市落筆渡袁家河入湘凡百里靳江河由湘
鄉至燒湯河入縣東北過碑頭市出之字港凡三
十里水車筒車之製皆同靳江則比於涓漣爲狹

矣其餘爲大港者十有五爲小港者十有七爲塘爲堰爲坵爲壩爲泉爲井或溉數千畝或溉數百畝而私家之所蓄不與焉估船來往除大河外枝河汊港小航可通商賈賴之魚鱸菱芡之屬所在皆有而漁利爲大凡取魚之處謂之埠頭各有業主南自樊田北至興馬洲爲埠六十餘取魚者皆給值於業主謂之買水其販買者預定各埠謂之總販總販復分之城市謂之小販置水一定則他船不得越取往往因越埠興訟利之所在蓋必爭也其中又有網戶督戶釣戶舫戶鸕鷀戶筒釣戶

火白戶火照戶蒲戶之別所以資民生者無所不
至固不獨稼穡計也水之利大矣哉昔歐陽公修
唐書地理志一渠之開一堰之立無不備書綜而
紀之此物此志也

周載溪大令勦捕海寇紀略

乾隆間粵東海寇驛騷蔓延及於浙閩隨風往來
出沒無定嘉慶元年以來粵盜分四路曰鄭一嫂
曰烏石二曰東海霸曰李三嫂而鄭最強爲諸盜
雄聚衆至數十萬船二三千艘四出掠劫民不聊
生勦捕不易湘潭人周大令載溪精岐黃術游藝
於粵者十餘年一日行醫至海豐汕尾寓鹽埠後
樓適鄭一嫂來攻汕尾居民盡逃載溪爲賊所得
詢知能醫時鄭一嫂方抱病邀往治之遂陰知賊
中情形病旣痊酬以精金勿受笑曰此金自何來

而令我受耶鄭爲悚然載溪卽以醫諷之曰嫂亦知病之所自來乎恃精神之有餘而不善用之疲筋力於風雨寒暑外強中乾一旦銷鑠殆盡和緩不能爲矣宜及今培益以自固此終身之利也鄭感其言送之歸己巳庚午間盜益恣制府百公齡擒撫無策徬徨終夜有按察使經歷劉大魁善載溪知其熟悉鄭一嫂賊情薦於制府給劄付令汎大洋探刺適遇鄭船賊先鋒張保謀勇能制賊衆一嫂倚如左右手載溪反覆諭降保知鄭之德載溪也亦力主投誠集賊衆於虎門候制府處分賊

至虎門志忽變載溪幾罹不測張保竟揚帆去先是賊船事海神甚虔一夕保忽夢神告之曰周某正人福汝非禍汝也不聽其言難至矣方驚疑間而載溪捧檄復至鄭一嫂決計偕載溪先往納款張保率賊衆二萬餘船千餘艘繼之泊香山芙蓉沙制府親莅招撫鄭一嫂一路遂平復給載溪箭札並令從事文武聽其指揮軍中稱爲周先生遂率張保選降賊習水戰者四千人駛船於各洋面搜擒未降諸賊制府率員弁駐高雷堵截於電白遇烏石二與之戰不克復遇於碣州相持數日賊

勢衆猝難就擒載溪慮賊急必竄閩洋更難爲計
令各將弁守要隘自與張保督舟師冒萬險於驚
濤駭浪中月餘竟不能殲一賊兵衆皆懼載溪不
爲動益自奮會賊火藥匱潛避雷州海口載溪偵
知曰可矣急督兵水陸並進遂擒大盜烏石二石
大石三及頭目鄭耀章等五百人餘賊乞命求降
制府斬五百人於雷州東海濱李三嫂望風震恐
皆搏頰稽顙相率投誠獲賊船金帛數十萬以充
兵餼制府乃爲載溪捐縣丞錄功奏

聞

賞六品銜

賜藍翎留粵委用授張保守備

賜孔雀翎其下樊立勳蕭文進等皆命官

有差於是四路之巨盜悉平此十五年五月事也

以海神有靈勅建廟後載溪巡河在新會之

豬頭山又獲盜李宜輝等十六年署香山丞有盜

假巡船爲害商旅載溪於磨刀洋計擒其魁鍾亞

旅等解省正法實授香山丞復獲盜黃興富等十

一人於新安之担扞洋咨部引見發廣東以

知縣卽用卽今海墻寧謐一二餘孽亦如蛇行鼠

伏無敢公行載溪廓清之功誠甚鉅也子夙聞於

粵來之人後晤載溪詢之與所聞合因紀其略如

此以附諸邑乘之後周名飛熊字公望載溪其別
字也潭之十五都人

高臥圖記

太守接山梁君自太平解組葺舊廬而歸臥焉越
一年得無款小橫幅繪茅屋於草樹翳翳間有人
擁書臥筆意幽秀君精鑒別識爲蒙泉奚君作因
命其圖爲高臥以自寓而屬余記之夫高臥固君
今日事也亦君之素志也君初筮仕時卽畫榕陰
聽鶴圖屬余記其高致已如此然而君之得真高
臥也亦綦難哉尊甫少司空冲泉先生得以郎官
守古播州君始降於其地嗣隨少司空自黔而京
師復自京而江南而南楚而東粵而楚北而又京

師數十年中水陸數萬餘里及奉諱歸未幾舉孝廉旋出令博羅不數年告歸又守粵西復歸歸而復出歷慶元梧州桂林諸郡在桂林事無鉅細皆視首郡爲轉移君一切處以整暇列郡肅然最後守太平太平與越南鄰爲西粵門戶在在皆資保障五馬鼓吹直臨鎮南關蠻煙瘴雨羽書旁午大府倚之而君之遊倦矣已卯遽以疾告上游力挽之不得明年歸里先是君大父文莊相國有小園久蕪廢君因而新之鑿石引泉補花芟竹余每詣之案無纖塵庭下蕉桐之屬綠染衣袂池魚百頭

喁噉橋際北牕跛腳漏聲丁東然殆忘其誰爲主
而誰爲賓也喜讀書好吟詠尤善尺牘嘗從世父
山舟學士指示故長於鑒古凡圖書彝鼎下及花
瓷文竹無不精辨而力購之閉門潛玩動與古會
余喟然曰是誠可以高臥也已今夫臥亦政不一
致也袁安之臥也以雪郝隆之臥也以書夷甫之
臥也以疾畢卓之臥也以醉關康之臥也以枕
石王逸少之臥也以坦腹邊韶之臥也以經事王
勃之臥也以文章臥不同而其兀傲自喜不可一
世之概則無不同也君之臥大率類是君曰否昔

庾公見臥佛曰此子疲於津梁吾久爲勞人而後
得此臥蓋亦疲津之意也余於君爲中表故能詳
其出處惟是與君同時歸田而余僅典人半宅局
促城東以視君之臥也大相逕庭矣遂慨然以爲
記時道光紀元長至前七日

吾愛吾廬圖記

吾愛吾廬者中表梁君弓子總其先後所居而名之而高子邁庵爲之圖也圖凡十有二曰江上舊廬君高祖谿父封公之故居也曰枝頭小隱封公自江上移居城中枝頭巷也曰桐乳齋封公復自枝頭小隱遷今竹竿巷之齋名并以顏其集也曰古懷書屋曰不繫舟曰竹雪書房君曾大父相國文莊公所葺也曰頻羅庵君伯祖山舟學士所起居也曰蔬圃亦學士所灌圃也曰鳳雛山館曰琴娛室君尊甫接山太守因古懷書屋而增修之也

曰陵茗精舍在西湖蒙泉之上君家兩舍在馮巖
後接山草堂乃君大父冲泉司空守遵義時署後
別業君尊甫太守君降誕之地故卽以自號今并
圖之者不忘其所始也凡此或現居或舊業或已
改作或在遐方一一皆係於君心其於堂構之意
深且遠矣今夫我與物周旋也縱快意當前而情
隨事遷忽如雲煙之過眼蓋比比然矣獨至居處
間有未易忽然置之者浮屠不三宿桑下懼其戀
也人於兒時所嬉遊雖陳迹已非而迴念曾經如
在晨夕不禁低徊往復而況締造之維艱釣遊之

久習自幼及壯由壯漸老一邱一壑感喟流連興
懷俯仰之間要不在輪與奩也梁君懼久而失其
山來因歷繪之而屬予敘其緣起故詳記如是嗟
乎子東西南北之人也有先人之敝廬不能守及
倦飛而還仍無養鶴之券而方萬里之半宅且將
屬之他人對君此舉能無赧然而慙慨然以慕也
乎是爲記

可軒記

可軒者別駕梁君春陞之所居取劔南詩意其大
父學士公爲之書額竝跋者也春陞復繪圖寄意
并學士書裝成長卷而問記於予予惟心之所可
與所不可者正不一致矣當夫坐軒楹動俯仰和
風送春萬物駘蕩耳目所觸神怡心曠掃徑而退
紅如鋪憑闌而濃綠初漲至於夏木陰陰扶疏繞
屋門設常關微聞剝啄馬蘭請客菖蒲拜竹擬太
古於空山豈畏人之小築當此之時誠自謂羲皇
上人而不知世有塵俗者矣又如秋氣蕭條山川

沈寥陰蟲居壁賓雁橫霄縱安仁之能賦總宋玉
之無慘至若小閣香濃重簷雪瓦修竹凝翠梅花
點素燕谷無春灞橋有路聽鞠通以澄懷祭長恩
而辟蠹此固情隨境遷心與時遇居斯軒者自不
凝滯而與之俱付若是者皆心可之說也然而人
生亦多故矣萬事勞於外百憂感其中每思慮所
不到或才智所遠窮況乎解蘭縛纓走俗抗容當
吾前者詐偽伺吾隙者顛蒙首尾皆畏上下交攻
誠宦海之歆側實心地之兵戎以此言可安見其
爲可也而春嗟以簪紱清資金貂華胄世傳召杜

之家人識韋平之舊槃槃之才班行獨秀當官而
行於禮無謬持此意以往吾見適當其可而何所
溝猶也溝猶見荀子皆去聲它日者宦成勇退來歸故鄉一
琴自撫三徑未荒童稚迎候戚友徜徉花猶識面
歌欲迴腸是皆心之無所不可而何計乎人事之
低昂惜子耄及衰廢頽唐安得更於茲軒而從事
於一詠一觴也乎是爲記道光乙酉四月

六橋草堂圖記

六橋草堂圖者徐君問渠追憶先世別業而作也
君之十世從祖伯仁先生有別業在西湖虎頭巖
南宋時所稱竹閣元闕者先生得之改爲六橋草
堂竝以自號今遺址不復可問君耐先生本主於
孤山歲寒巖忠節祖祠擬營祠外隙地構數椽以
復草堂之名志弗忘也度其事不可以猝就故先
爲之圖而問記於子子思兩湖之間一邱一壑萃
爲名園不可勝紀經數百年幾閱滄桑而化爲煙
雲之漸滅至不復舉其名者未易更僕數也卽以

孤山言之所謂歲寒之亭蓬萊之閣梅花之嶼挹翠之堂與夫名泉古刹或有其名而無其地或有其地而假其名或名與地俱無而僅得於載筆之言傳聞之口惟林和靖巢居閣屢興屢廢近許五十年孝廉鳩工庀材稍復舊觀所以慰先賢之靈惟此而已外此大半鞠爲茂草弔古之士所爲悲嘆歔歔興懷曩昔比比然矣今陳跡已非君欲於三百年後陵谷變遷之餘尋墜緒而懷祖德不亦難乎然數典者不忘竟成者有志君於此慕前型符夙願吾知六橋草堂必能繼先生之志不徒寄以

空名託之圖畫已也予老矣倘未卽委霜露得觀
君之落成重爲頌禱予之幸也亦君之幸也姑書
之以爲他日驗先生名江山正德辛巳進士工書
法仕至尙寶卿立朝侃侃辨夏言之寃掾馮恩之
獄爲當時所稱道云

西山讀畫樓記

魏公子滋伯居北關外半里而近在通衢之西屋
東向最後小樓三楹築於散花灘上改而向西湖
上北山歷歷如展圖畫此樓名之所繇昉也公子
凭輕紅之檻披慘綠之衣竹笏自拄玉塵長揮塵
驅一室青來四圍看逸興之遄發知吟情之欲飛
當其曙色乍開宿煙半羃萬樹愔愔連峯寂寂朱
霞隔嶺以將舒玉露浮空而猶滴朝寒旣斂初陽
漸升眉間氣爽松上靄疑拓紗六扇延綠千層誠
茲樓之曉景而晨興者所先登也至於暮色將凝

峯容微斂空中之黛色猶橫鏡裏之蛾眉遠掩夕
照紅沈涼煙碧染旣而月上東山金波澹斂一派
微茫萬重岡隙聽松籟之傳風失桃華之隔崦所
以慰夕情者又茲樓之獨慊也已若乃天宇澄霽
彩色弄晴層霞上聳空翠長明峯峯可挹岫岫若
迎軒豁呈露姿態橫生而時或皓鶴一聲長霄萬
里枝峯疊障以連蜷曼壑張帷而遞迤莫不排闥
而來一一可指又或扶寸爲雲崇朝其雨遠失玉
岑近迷錦隴溼鴉之萬點衝煙冷雁之一繩沈浦
疑翠重衣涼陰鎖戶至於霰零雪下千頃同霑鵝

毛作片馬耳埋尖訝同雲之共色闢雙扉而何嫌
且此曉暮晴雨之所值皆詩畫吟眺之宜兼者矣
況乎前城市後山林既得求於朝夕又無負乎登
臨而茲樓復奄衆長之所有而適合乎不遠之會
心若僕者地近囂塵居常局促吟無林澗之紅夢
想湖山之綠登斯樓也心曠神怡高瞻遠矚蓋有
羨於十稔之黃岡而無取乎三層之句曲也滋伯
爲圖因記其略於圖窮處

徐氏茗雲草堂記

星右彌甥繪茗雲草堂圖來索余記余曰草堂無恙乎曰已毀矣曰毀則曷爲記之星右曰其毀可記其未毀尤可記也紹不忍先人遺址一旦湮沒故圖之而復欲記之使後來尙知有草堂之名則毀猶未毀也堂固先生所舊遊記之宜無如先生余曰唯唯茗雲草堂世爲徐氏別業在德清南郭外舍亭山之陽臨餘不面吳羌冠山爲高若端冕然居宅在其下爲抑齋司馬所締構嘗自爲賦迄今垂百年矣乾隆壬午癸未間余寄家茗上其時

草堂分屬姊壻在澗居之在澗抑齋先生之孫卽
星右本生祖也余暇日常詣焉每登茲堂則溪南
之山如列屏障山翠浮空而來時與堂接山中白
雲亦出沒其間與隔溪之雲相迎送堂前後桐杉
花竹與夫芭蕉蘿薜之屬蒙絡聯綴綠陰濃罩几
榻堂有楹帖爲梁山舟學士書八大山人句云四
圍松竹山當面一望樓臺水半城誠紀實也堂左
爲溪山春曉閣閣後一池渟泓甘涼宜茗池後拾
級而登則有靜寄軒三楹最上爲御碑亭有大
松五古藤蟠拏如臥龍當亭而望凡非山中所有

者皆收其景於山中洵藏修息遊之勝境也已今夫堂構之際難言矣哉前之人艱難而成之後之人晏然而處之已云泰矣如果長保其所有一邱一壑惟以手澤爲心不敢有所損而且擴充之亦足加於人一等乃不惟不能保又從而毀焉視前入之心力如敝屣而一無所惜山有樞之詩曰他人是愉又曰他人入室鄉先生陳向山問卿說是詩云他人者何子孫也子孫賢與吾同類吾得而子孫之而不然者他人而已斯言也使人頤解而心瞿若并不能愉保入室且取其

成而摧敗之直他人之弗如矣天下若此者固比比也而不意若雲草堂之亦同此例也堂之毀在道光丙戌其毀也非諸人意而弱不能制遂成其毀亦徐氏父兄之責也星右於此有麟趾而不敢置一辭者余知其隱故記其略如是且深慨於昔遊之不再云

簡松草堂文集卷七終